

## 《清華參·傳說之命（上）》束釋

林宏佳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要

《清華參》收錄三篇〈傳說之命〉，上篇記載武丁得到傳說以及傳說攻取佚仲之邑、乃至最後被封為公的過程，兩者都有可以補充傳世文獻的內容，也都還存在部分疑難字句。本文就「用為佚仲事人」、「王命厥百工像」、「爾左執朕袂爾右稽首」、「說于圍佚仲」、「一豕乃穿保以逝」、「廼踐」、「邑人皆從一豕脫仲之自行」等七處簡文提供新的釋讀方案，敬供學界參斟。

**關鍵詞：**清華簡、傳說之命、尚書、左還、右還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III - Fu Yue Zhi Ming***

Lin Horng-jia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ree articles named ‘Fu Yue Zhi Ming’ are collected with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1<sup>st</sup> part notes the stories about how Fu Yue was appointed by King Wu Ding, obtained Yi Zhong’s cities and was eventually ennobled, which still requires further enrichment and leaves some difficult texts unsolved yet. This research thus attempts to provid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seven sections of the slips, including ‘Yong-Wei Zhong-Yi Shi Ren’, ‘Wang Ming Jue Bai Gong Xiang’, ‘Er Zuo Zhi Zhen Mei Er You Ji Shou’, ‘Yue Yu Wei Yi-Zhong’, ‘Yi Shi Nai Chuan Bao Yi Shi’, ‘Nai Jian’, and ‘Yi Ren Jie Cong Yi Shi Tuo Zhong Zhi Zi Xing’, for future research to refer to.

**Keyword:** *Tsinghua Bamboo slips*, Fu Yue Zhi Ming, Book of Documents, Zuo Xuan, You Xuan.

## 一 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以下簡稱《清華參》<sup>1</sup>）於二〇一二年出版，迄今已滿十年。《清華參》中收有簡背題為〈傳說之命〉的三篇文獻，整理者分別稱為〈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並指出其部分文句見於《國語·楚語》、《孟子·滕文公》等傳世文獻，但與孔傳本三篇〈說命〉迥不相同，<sup>2</sup>對於《尚書》學史具有重要意義。

《清華參》所收的三篇〈傳說之命〉內容各自獨立，其中，整理者所稱〈說命上〉中記載武丁訪求傳說、傳說攻打佚仲的過程，前者與文獻記載武丁於夢中得傳說可相印證，後者則可補文獻之不足。全篇簡文所陳，經學者持續探研雖然大致可解，但還也存在有待克服的疑難，本文擬就部分疑難處提出個人看法。

以下就擬出條討論者先據整理者釋文，徵引其前後簡文，於出條者下加底線並以〔一〕、〔二〕、〔三〕等註記；各簡簡末另以【一】、【二】等標註簡號。因學者對簡文提出之各式意見頗為多元，而《清華參》所收三篇〈傳說之命〉，迄今至少已有四本集釋類的碩士論文，<sup>3</sup>收羅頗富，足供參考，為省篇幅，如不涉專門出條者，原則上即不另引錄。

## 二 簡一：武丁訪求傳說

隹（惟）鬻<sup>4</sup>（殷）王賜敎（說）于天，甬（用）為達（佚<sup>5</sup>）申（仲）

<sup>1</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sup>2</sup>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頁121。

<sup>3</sup> 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4月）、金鑫：《清華簡〈傳說之命〉考釋及初步研究》（西安：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馬翠：《清華簡〈說命〉集釋》（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侯傳峰：《清華簡說命集釋》（濟寧：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6月）。

<sup>4</sup> 本文使用的造字圖片檔，除少數自製者，皆取自「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網址：<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資料庫為研究帶來莫大便利，謹誌謝忱。

<sup>5</sup> 簡文達整理者讀「失」，網名「子居」改讀「佚」，茲從之。見氏著：〈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原刊於孔子2000網站，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7>，發布日期：2013年1月6日，後改至中國先秦史，網址：[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5.html](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5.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史（事）人〔一〕。王命𡗗（厥）百攻（工）向（像）〔二〕，以貨𡗗（徇）求敎（說）于邑人。隹（惟）攷人【一】

### 〔一〕𡗗（用）為遼（佚）𡗗（仲）史（事）人

簡文史，整理者於注釋中括注為「使」，就全句出注云：

𡗗，讀為「庸」，《荀子·解蔽》：「役也。」此言傳說為失仲庸役之人。  
（頁122）

「子居」認為：

「使人」本來就是「庸役之人」，因此「𡗗」字若仍讀為「庸」而解作庸役，似於文意略顯重複。<sup>6</sup>

然而，整理者將「庸」解為「役」，句子表達的語意是「工作是失仲的使人」，「傳說為失仲庸役之人」乃就整體文意而言，內容固然相關，但應仍未至重複的程度。白於藍、段凱支持整理者將「𡗗」讀為「庸」，但進一步認為「庸」字「於此當訓為雇傭勞動之義」，即後世「傭」字。<sup>7</sup>

有別於上述，楊蒙生疑「𡗗」可讀為「用」。<sup>8</sup>陳民鎮進一步認為「用」在此用作轉折連詞，<sup>9</sup>廖名春、趙晶則認為「用為」即「以為」，云：

「用為失仲使人」即「以為佚仲使人」，是說明傳說當時的身份，是佚仲的庸役之人，與上句「惟殷王賜說于天」，看不出有轉折語氣。<sup>10</sup>

<sup>6</sup>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

<sup>7</sup> 白於藍、段凱：〈清華簡〈說命〉三篇校釋〉，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12月）；轉引自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頁15。

<sup>8</sup> 楊蒙生：〈清華簡〈說命上〉校補〉，《清華簡研究》第4輯（2021年12月年），頁14；原發表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r/6831/2013/20130107081942810606656/20130107081942810606656\\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r/6831/2013/20130107081942810606656/20130107081942810606656_.html)，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

<sup>9</sup> 陳民鎮：〈清華簡《說命上》首句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003>，發布日期：2013年1月21日，檢索日期：2022年7月30日。

<sup>10</sup> 廖名春、趙晶：〈清華簡〈說命上〉考釋〉，《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92。

王明娟、馬翠均從之。但如果解為「以之為佚仲使人」，語意是讓傳說去當佚仲的使人，難以理解成是在「說明傳說當時的身份」；如果是要「說明傳說當時的身份」，「甬」讀為「庸」或「傭」才是比較合理的讀法。

至於陳民鎮以「用」為轉折連詞的看法，就他所舉的兩條辭例觀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盤庚下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微子

兩則例子中的「以」都接續結果，為「因此」之意。前句當讀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盤庚下

說先王因為將要「多于前功」而「適于山」，也就是帶領人民遷往山（高地）。這也是率眾遷徙，既要放棄既有的經營、又要重新開闢田園、營造都邑，為眾人所不願，故稱之為「降我凶德」。後句底即是致，遂是完成、陳是陳佈，全句云我祖在天上致送過往已完成、陳佈的功業，這是今人可以在人間享福的基礎，我卻因此沈酗于酒、又因沈酗于酒而「亂敗厥德于下」。要之，下句語意確有轉折，但都屬「用」的一般用法。此時，若「惟殷王賜說于天」的結果是「為佚仲使人」，顯然是不合理的。

相對於上揭諸說，馮勝君云：

簡文後文說「天乃命說伐失中」，不僅表明對傳說的任命是上天的旨意，而且傳說的任務就是討伐失中。可見「甬為佚仲使人」應理解為用傳說為（討伐）失中的使人，這裏的「使人」就是執行某項任務的人。<sup>11</sup>

<sup>11</sup>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237。

馮氏對簡文意涵的把握相當準確，但並未說明「使人」如何表達「執行某項任務的人」之意。

以上各家所述，討論的重點主要在簡文「甬」要讀為哪個字、以及如何理解。但本句在釋讀上的問題，或許不在「甬」而在「𠂔」。首先應說明的是，簡文「𠂔」不宜直接讀為「使」，因為「使人」作為名詞組時，即使者之意，如：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

——《左傳·宣公十三年》

（經）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左傳·襄公十一年》<sup>12</sup>

使者的工作是在兩國間往來、傳遞訊息，而簡文之後敘述得傳說時，傳說正從事築城的勞役工作，顯然不是「使人」；同理，若將「𠂔人」解為僱傭之人，則「佚仲𠂔人」即表示傳說為佚仲所僱傭之人，但簡文既說武丁「求斂于邑人」，是在自己國中找傳說，自亦不適合將傳說理解成是為佚仲工作的人。

其次，「事人」作為動賓詞組時，為侍奉他人之意，如：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論語·先進》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禮記·禮運》<sup>13</sup>

若如此，則「佚仲事人」語意若謂佚仲事奉他人，與上句「佳殷王賜斂于天」語意不相銜接，需另作考慮。

<sup>1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卷24，頁404、546。本文引用十三經注疏皆用此本，後文不另註出版項。

<sup>13</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卷11，頁97、〔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禮記注疏》，卷22，頁430。

簡文「𠂔」既不宜直接成為「人」的定語，又不宜解為動詞「事」，或可考慮名詞「事」。如此，「佚仲事人」可分析為兩個定中結構：首先是「佚仲」修飾「事」、最後則是「佚仲事」再修飾「人」，「甬」可如楊蒙生、陳民鎮所說讀為「用」，其後接結果，整體謂上天賜傳說給殷王，用（傳說）作為佚仲一事的人；下文「天廼命說伐佚仲」即呼應此語，「說于圍伐佚仲」以下亦即對傳說攻打佚仲之事的具體敘寫，前後連繫緊密。

名詞前經由定語限制語義是很常見的，「事」字亦然，其前以另一個名詞限制其內容，在上古漢語也不算罕見，如《戰國策》載：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

——《大戴禮記·諸侯遷廟》<sup>14</sup>

宗人曰：「釁廟事畢」。

——《大戴禮記·諸侯釁廟》<sup>15</sup>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

——《戰國策·楚策》<sup>16</sup>

不煩一一列舉。同理，「佚仲事」形成一個名詞組後，也可以成為定語再修飾句末的「人」，因而形成「佚仲事人」這種雙層的定中結構。

## 〔二〕王命厥百攻（工）向（像）



簡文「𠂔」字隸作「向」，學者多從之；<sup>17</sup>但在理解上較為歧異，包括：

1 整理者讀為「像」，指畫像（頁122）；

<sup>14</sup>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卷73，頁1167。

<sup>15</sup> 同上注，卷73，頁1173。

<sup>16</sup> 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859。

<sup>17</sup> 楊坤主張此字與《說文》「良」字古文作者類似，為「𠂔」之訛轉，解為有營求之意的「𠂔」。此說過於迂曲，只是為求遷合《書序》所稱之「營」而已，此不具辨。楊說見氏著：〈再跋清華竹書《傳說之命》〉，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33](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33)，發布日期：2013年2月26日；該網址目前已無效，轉引自：侯傳峰：《清華簡說命集釋》，頁12。

- 2 讀為「餉」，可通「貺」，有賞賜義；<sup>18</sup>
- 3 讀為「競」，指競相努力之意；<sup>19</sup>
- 4 讀為「鄉」，用為動詞，指百工到鄉中去；<sup>20</sup>
- 5 讀為「卿」，指卿士；<sup>21</sup>程薇根據「楚文字常有『向』與『卿』相通的例子」，提出「向」應讀為「卿」，指卿士；
- 6 張崇依主張讀為「嚮」，為趨向之義。<sup>22</sup>

「向」讀「像」由整理者提出，主要問題有二：一是王寧認為向、象、像雖同屬陽部字，但「向」為曉紐，「象」、「像」則為邪紐，聲母差距較大，不可通假；<sup>23</sup>此點後續討論的學者亦多有指出。二是唐萍、張顯成指出，就語法而言，「像」後接行為動作，其後需接賓語；句子若在「向（像）」字點斷，即與此不合，故支持程薇讀「卿」之說。<sup>24</sup>

其餘諸說，王寧所謂餉有贈送義，實乏先秦辭例。若讀為「競」，「競求努力」求傳說應是百工在接受命令後的自主行為，不應成為「命」的內容。讀為「鄉」、指去鄉中，則「鄉」用作動詞為朝向之意，似無「去鄉中」之意。讀「卿」之說，張崇依已指出卿士為官職名，「百工」則為百官，是官員的泛稱，故「百工」「卿」不應連稱。<sup>25</sup>至於讀「嚮」之說，就張崇依所舉的辭例觀察，《書·盤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多士〉：「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嚮」的對象都很明確，但此時傳說尚待尋找，還不知道目標在哪裏，要如何「趨向」呢？

在整理者之外，既有的幾種新說也各自有其必須面對的挑戰，相對而言，讀「像」之說雖然也有聲韻、語法上的問題，<sup>26</sup>也有可能並非最適當的解釋。

<sup>18</sup> 王寧：〈清華簡《說命》補釋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6631.html>，發布日期：2016年2月19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19</sup> 張富海：〈讀清華簡《說命》小識〉，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42。

<sup>20</sup> 馬翠：《清華簡《說命》集釋》，頁10。

<sup>21</sup> 程薇：〈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二則）〉，《出土文獻》，第4輯（2013年年），頁62-64。

<sup>22</sup> 張崇依：〈讀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三則〉，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11-12。

<sup>23</sup> 王寧：〈清華簡《說命》補釋五則〉。

<sup>24</sup> 唐萍、張顯成：〈清華簡《說命（上）》「向」字解〉，《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頁91-94。

<sup>25</sup> 張崇依：〈讀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三則〉，頁11。

<sup>26</sup> 聲韻上的問題，馮勝君指出，餉从向聲，其異體讓从襄聲，襄及从襄得聲之字，聲紐多為齒音心紐，而



但因此說在文義理解上仍是目前比較可以接受的讀法，以下暫時在此基礎下，針對「像」的理解問題，補充一些看法。

整理者以「向」為畫像，諸家雖大多從之，周鳳五則云「整理者說武丁命大臣畫傳說圖像且以圖找人，類似宋元話本的『畫影圖形』捉拿在逃人犯，此乃前所未見」，故引用《說文》「像，似也」等文獻指出「像」字本義為「模擬、仿效」，又指出：

「像」字所指，早期可能是以人像神的「尸」或以物象人的「俑」，也可能是以身象鬼的「方相」、「儼」；其肢體大小不定，以人則如人身，以物則可大可小。而到了戰國，「像」字所指當然也可以是「圖畫」了。<sup>27</sup>

如周先生所云，「戰國固然有畫像，但三代還是以人體裝扮模擬居多」。<sup>28</sup>《史記·滑稽列傳》載優孟事跡云：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sup>29</sup>

此處「像孫叔敖」即模仿孫叔敖之意，可支持周先生上古以人體裝扮為多的說法。此外，《後漢書》也有另一條同時與傳說、「像」字使用有關的例子，〈儒林列傳〉載馬融上書徵還謝該時，云：

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

《補注》：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

---

「像」為齒音邪紐，故向、像的聲紐可以溝通，見氏著：《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頁237-238。其說固可為旁證，但還是必須注意，曉、邪二母較少直接相通的例證。

<sup>27</sup>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461-463。

<sup>28</sup>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頁464。

<sup>29</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126，頁5436-5437。

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sup>30</sup>

所謂「釣由余」即用計遺女樂以疏間戎王與由余的君臣關係，其事與「剋像以求傳說」並舉，且稱為「煩」，後者似應較「畫影圖形」更為繁複。若然，「剋像以求傳說」當亦指使人雕刻傳說之像以求。<sup>31</sup>東漢若仍如此，戰國時代乃至殷商時代，當然也有可能如此，周先生的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剋像」之「像」不論為扮像或刻像，其後都沒有賓語，有可能是因傳說在後文立刻就會出現，故而省去；如此回看簡文「命百工像」似也可以解釋為「像」的賓語探後省，或可稍稍解釋此說在語法上的問題。

### 三 簡三至簡四：武丁確認傳說為所求之人

王廼<sup>32</sup>（訊）敎曰：「帝毆（抑）尔以畀畀（余），毆（抑）非？」敎（說）廼曰：「隹帝以余畀尔=（尔，尔）右（左）執朕袂，尔右【三】顓（稽首）[三]。」王曰：「旦（亶）朕（然）。」<sup>33</sup>天廼命敎（說）伐達申。

<sup>30</sup> [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79下，頁905。

<sup>31</sup> 審查人指出此條原意應為雕刻傳說人像，誠是；感謝審查人指出。

<sup>32</sup> 按，本篇簡文「廼」、「乃」在使用上似有差異：一者「廼」只用於描述天、武丁或傳說的動作，「乃」則只用於佚仲或一豕的動作。另一方面，「廼」在使用上近於順承連詞，表「於是」，「乃」則近於逆承連詞，表「竟然」，是《清華簡》所收〈傳說之命〉三篇中唯一有此現象者。

<sup>33</sup> 李銳疑武丁之語到「亶然」結束，可從。轉引自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頁36。李說原發表於：〈讀清華簡3札記（一）〉，孔子2000網站，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2>，發布日期：2013年1月4日。該網址目前已無效。

### 〔三〕尔右（左），執朕袂；尔右，稽首

自「佳帝以余畀尔」至「尔右稽首」三句，整理者均無注。子居認為此三句承上句武丁的提問，是傳說的回答，云：

這裏的「爾左執朕袂，爾右稽首」則當是之前武丁夢中所見天帝賜其傳說時的情景，傳說能說出這個情景，使得武丁確信天帝所賜即是此人，因此有「王曰：亶然」。<sup>34</sup>

對簡文敘寫脈絡的描述誠是，但後二句所敘寫的場景為何，則不易理解。廖名春、趙晶云：

此「右」絕非左右之「右」。因為武丁不可能「左執」傳說「之袂」，右手還能向傳說行稽首之禮。因此，「右」當讀為「又」。是說武丁先「左執」傳說「之袂」，然後又向傳說行稽首之禮。表現的是武丁對傳說的恭敬和求賢似渴。<sup>35</sup>

誠如廖名春、趙晶所說，武丁不可能一方面執傳說之袂，一方向又向傳說行稽首之禮，「右」讀「又」誠可免去此一問題。然而，左、右若非相對而稱，簡文何必特意敘寫「左執朕袂」？此外，傳說為武丁之臣，認為武丁向傳說行稽首，在上古社會是否有例可徵？對此，金鑫認為是有的，云：

這段話主要可分兩部分進行討論：第一、商周時期稽首禮的實施對象，一般認為稽首禮是臣子對君的至高禮儀。僅有少數學者認為君在特殊的情況也可以向諸侯或臣行此大禮。例如《日知錄》中記載的陳皓所提觀點，他舉出了兩個例子，一個為古文《尚書·太甲》中太甲向伊尹行稽首禮，一個是《尚書·洛誥》中成王向周公行此大禮，而清華簡〈說命〉也印證了陳皓觀點的正確性。……第二，稽首禮的動作。……蔡麗利、譚生力則認為行稽首禮的動作為：「武丁左手抓著傳說的衣袖，右手

<sup>34</sup>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

<sup>35</sup> 廖名春、趙晶：〈清華簡〈說命（上）〉考釋〉，《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95。

行稽首禮。」並且進一步指出古人行稽首禮疑不是必須拱首至地和用雙手完成稽首禮。<sup>36</sup>

就稽首禮的動作而言，蔡麗利、譚生力所謂稽首禮「不是必須拱首至地和用雙手完成」的說法，是基於其對簡文的理解而提出的猜測之詞，不必深論。至於稽首禮行用的對象，〈太甲〉既屬偽《古文尚書》是否具有證據力是值得懷疑的，而〈洛誥〉成王向周公行稽首禮，雖然可以證明君向臣行稽首禮確實存在，但周公與成王間，有武王崩、成王幼、三監叛的特殊背景，簡文此時傳說只是天所賜予之人，還看不出武丁有需要向其行稽首禮的理由。

簡而言之，〈洛誥〉可以支持君有向臣行稽首禮之事，但無法說明本篇簡文中，武丁為何要向傳說行稽首禮；更不能說明，傳說此時是天送給武丁的禮物，武丁要表示感謝，稽首禮所行的對象應即賜其傳說的帝才是合理的反應，為何會是向傳說稽首呢？

簡文「左」、「右」在緊連的句式出現，自應直接理解為左右相對的左、右，問題在於，左、右在此應非指武丁的左手、右手，當是就武丁行進的動作而言，亦即「左還」、「右還」。

葉國良曾據《儀禮》指出，經文「右還為自右方向左方轉行、左還為自左方向右方轉行」，<sup>37</sup>並指出可據此說明其他文獻所見內容，如：

《禮記·內則》記子生三月行接子禮，夫西鄉，妻東面，「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妻既左還，則師在妻之右後方可知。<sup>38</sup>

簡而言之，「左還」即以右肩為軸、轉動左肩行進；「右還」則以左肩為軸、轉動右肩行進。簡文所描敘的，應即是天帝在朝廷上將傳說賜給武丁的場景。其時帝南向、武丁北向，傳說當在武丁右前方，故武丁「左旋」走向傳說而執其袂，然後「右旋」面向帝，對帝行稽首禮以表示感謝。

筆者向狄君宏先生請教「左還」、「右還」能否適應於簡文，承狄博士回覆指出：

<sup>36</sup> 金鑫：《清華簡〈傳說之命〉考釋及初步研究》，頁15-16。

<sup>37</sup> 葉國良：《〈儀禮〉周旋禮容探微》，《臺大中文學報》第43期（2013年6月），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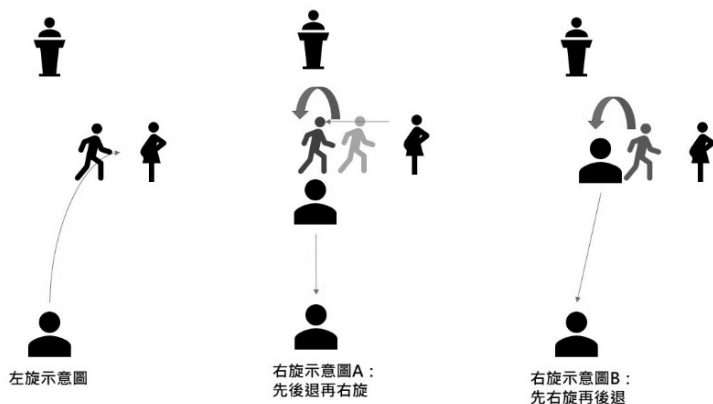
<sup>38</sup> 葉國良：《〈儀禮〉周旋禮容探微》，頁6。

先左旋，後右旋，右旋之後面向的方位應該與左旋之前同樣面對帝。左旋之後，若有往前靠近傳說以執袂的動作，簡文卻沒有寫出，那麼右旋之前先後退，再右旋恢復原位，然後稽首謝帝；又或者先右旋，再移步回原位面向帝，稽首謝帝。如此似無不可。

並建議標點作：

爾左，執朕袂；爾右，稽首。<sup>39</sup>

此外，又有手繪簡圖，今改以簡易繪圖軟體，分別圖示如下：



分別在「左」、「右」下讀斷，確實更能呈現左還、右還的動作，至於執傳說之袂後，先右旋或先後退雖然仍有不能完全確定之處，但已不影響在左還之後應有右還以恢復面向帝的動作，應當還算是合理的解釋方式。<sup>40</sup>

#### 四 簡五至簡六：傳說攻打佚仲

敼（說）于鞏（圍）〔四〕伐遼（佚）申（仲），一豕乃觀（穿）保以遼（逝）〔五〕，迺遼（踐）〔六〕——邑【五】人皆從一豕，墜（脫）申（仲）之自行〔七〕，是為赤敦（俘）之戎；元（其）隹（惟）敼（說）

<sup>39</sup>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日通訊回覆筆者。

<sup>40</sup> 審查人懷疑「左旋」、「右旋」是否可以省稱為「左」、「右」，這點確實還需要再進一步確認，感謝審查人指出。

邑，才（在）北晉（海）之州，是隹（惟）員（圉）土——敎（說）  
【六】速（來），自從事于鬻（殷），王甬（用）命敎（說）為公。【七】

#### 〔四〕說于寧伐佚仲

「于」字學界主要有二說，整理者云：

于，《周南·桃夭》傳：「往也。」壘方鼎（《殷周金文集成》二七三九）：「周公于伐東夷豐伯薄姑。」（頁124）

楊蒙生從之，並認為簡文「于圍伐」與鼎銘「于征伐」相當。<sup>41</sup>張卉認為文獻習見「伐某于某地」，主張「說于寧伐佚仲」是「說伐佚仲于寧」的倒裝，<sup>42</sup>則是將「于」視為介詞。

「于」在甲骨是否用作動詞、訓「往」，學界還沒有一致的看法，但不論出土文獻或傳世文獻，絕大多數的「于」都用作介詞則沒有爭議，將「于圍伐」視為三個動詞連用，也不是常見的用法，<sup>43</sup>故將「于」視為介詞當是較為優先的選擇。

就簡文敘述而言，下句「覩保」如何理解，學者看法雖有不同，但其主詞為「一豕」、動詞「逝」是離開，談的應是一豕在遭受傳說攻伐後逃離的動作，若將「于」視為動詞「往」，顯得一豕是在傳說還在前往的途中即已離開，似不切情理。相對的，「于」可以引介具體的情況，相當於處在某種情況，〈桃夭〉「于歸」，裴普賢云「正在出嫁」，<sup>44</sup>整理者所引鼎銘所述即周公在「伐東夷豐伯薄姑」的時候，簡文亦可理解為傳說「在圍攻佚仲的時候」，此時一豕因遭受圍攻而出逃，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寧」字學界主要亦有二說：整理者於釋文括注為「圍」（頁122），無注；上條引楊蒙生說認為「于圍伐」與「于征伐」相當，是將寧理解為動詞「圍」。

<sup>41</sup> 楊蒙生：〈清華簡〈說命上〉校補〉，《清華簡研究》第4輯（2021年12月），頁18。又，楊氏已指出整理者引方鼎銘文脫「征」字。

<sup>42</sup> 張卉：〈清華簡〈說命上〉「說于寧伐佚仲」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201>，發布日期：2013年12月28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43</sup> 此處只是說三個動詞連用較為少見，非謂必不可行。關於三個動詞連用，近來蘇建洲嘗就出土竹書舉例說明，可參見氏著：〈說北大簡《趙正書》的「揄趣至」〉，《文史》2021年4期，頁251-257。

<sup>44</sup>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16。

另一說主張解為地名，其中又稍有參差：子居引《呂氏春秋·慎勢》：「湯其無鄣，武其無岐，不能成功」，高誘注：「鄣，湯之本國」，認為簡文敘述「傳說自鄣地出發征伐佚仲」。<sup>45</sup>簡帛論壇「ee」支持寧應為地名，但認為應指「豕韋氏」之韋；<sup>46</sup>張卉從之，一方面引《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鄭《箋》：「韋，豕韋」證豕韋可稱為「韋」，又引《史記集解》：「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與證簡文所述「即武丁命傳說伐滅豕韋」。<sup>47</sup>

如子居之說，簡文寧若為「湯之本國」，當言「說自寧伐佚仲」，不然就變成傳說在湯的本國伐佚仲了；張卉云「佚仲為何在鄣地，令人費解」，<sup>48</sup>誠是。寧字經張卉補充，特別是引《集解》之說，對於將簡文解為武丁伐滅豕韋氏頗為有利。但如其所云，文獻習見「伐某于某地」的敘述方式，「于某地伐某」則很少見，簡文採取如此特別的敘述方式，也不免引人懷疑。不過，其可能當然也還不能直接排除。

張卉主張寧不應釋「圍」的理由，是楚簡「圍」都寫作「回」。就白于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所列，楚簡「回」讀「圍」者，其例確實甚多。<sup>49</sup>但既使如此，白于藍仍將簡文寧列作讀為「圍」的唯一一組例子，<sup>50</sup>這當是因為用字習慣雖然值得注意，但實際釋讀仍需考慮個別語境而定。此句下接「一豕乃覩保以適」，用「乃」字則兩句間當有因果關係。若寧為地名，傳說於其地伐佚仲，此時勝負未定，一豕為何急於「逝」？相對於此，若佚仲已受傳說包圍，危機較大，一豕因而出逃，在因果銜接上應較為自然；後文云「一豕乃穿保以逝」（另詳下段），正因被圍故穿保，文意上亦正可呼應。

## 〔五〕覩（穿）保以適（逝）

整理者云：

覩，讀為「旋」，與「還」字通用。「適」即「潛」，郭店簡《老子甲》用

<sup>45</sup>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

<sup>46</sup> 「清華三《說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36&pid=12647>，32樓，發布日期：2013年1月15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47</sup> 張卉：〈清華簡〈說命上〉「說于寧伐佚仲」考〉。

<sup>48</sup> 張卉：〈清華簡〈說命上〉「說于寧伐佚仲」考〉。

<sup>49</sup> 白于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573-575。

<sup>50</sup> 白于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頁576。

為「逝」字，《廣雅·釋詁一》：「逝，行也。」此云失仲之子不戰而退守。（頁124）

於「保」字無說，觀其串講「失仲之子不戰而退守」，似以「保」為城堡，即失仲之城，故云「不戰而退守」。

學者對此句的意見，頗為紛歧。廖名春、趙鼎讀「保」為「俘」、「以」為順承連詞「而」，「逝」則讀為「折」，折服、屈服之意，全句斷讀作「一豕乃旋，俘以折」，謂因之前失仲違卜殺一豕，導致剩下的一豕面臨傳說大軍的圍伐時，就反身而逃，此為一事；臨陣脫逃的「一豕」被俘而為傳說所折服，此為另一事。<sup>51</sup>簡文已云失仲生二子，又違卜殺一豕，則失仲只剩一子而已。廖名春所謂二事，當指這剩下的一豕在面臨圍伐時反身而逃，雖逃但仍被俘而折服。然而，傳說既用圍攻，兩軍尚未交戰，此時一豕為何反身而逃？如果不是向外逃走，又為何會被俘虜？此外，如果簡文有意表現武丁或傳說以德而不以力服人的胸懷，「赤敕之戎」讀為「赦俘之戎」是值得考慮的；但簡文既說「既踐（翦）」，則以戰勝翦滅為目標，讀為「赦俘之戎」與此並不相合，「俘以折」自亦不適合解為折服、屈服之類的意思。<sup>52</sup>

子居斷讀為「一豕乃觀，保以逝」，認為簡文是說「沒被殺掉的那只豬先預見到了傳說來伐，因此保著佚仲逃走了」。<sup>53</sup>然傳說是全篇主角，簡文卻讚美失仲、一豕睿智，難免有喧賓奪主之嫌。此外，據下文「一豕墜（隨）申（仲）之自行，是為赤（赦）敕（俘）之戎」可知赤俘之戎是以一豕為領導人，若一豕保著佚仲逃走，出逃後為何不奉佚仲為領導人，似亦不甚合理；而王寧謂：

失仲、一豕是共同逃走的，所以下文說「一豕地中之自行」。如果按照原釋文斷句，就成了傳說圍伐失仲，只有一豕為自保逃走，則前後文意不貫通了。

故主張斷讀為「說于圍伐。失仲、一豕乃睿保以逝」，以睿為明智之意。<sup>54</sup>此說

<sup>51</sup> 廖名春：〈清華簡〈說命〉（上）考證〉，《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97。

<sup>52</sup> 對於後面這個質疑，廖名春是有注意到的，故讀「逝」為「餞」。不過，餞是「設酒食送行」，王明娟謂「上文說傳說來討伐失仲，失仲戰敗，與一豕逃離，根本沒有時間設酒宴餞行」，其說是也。見氏著：《清華簡〈說命〉集釋》，頁47。

<sup>53</sup>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

<sup>54</sup> 王寧：〈讀清華參《說命》散札〉，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8)，發布日期：2013年1月8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以失仲、一豕為睿智，同樣有喧賓奪主之嫌。此外，「一豕墮（隨）申（仲）之自行」應如何理解也還有待處理，若如其說讀為「一豕地中之自行」如何得出失仲與一豕共同逃走，實亦有待解釋。

李銳疑讀為「一豕乃還保以噬」，並將簡文「殺」讀為「繫」、為流放之義；又引用《淮南子·說山》、《左傳》等指出「保」指小城。<sup>55</sup>但簡文敘述佚仲是在「生二牡豕」時卜問，此時其子初生，並無罪尤，有何理由要流放其中之一呢？但他指出「保」具「小城」意，則是很值得重視的看法，另詳下文。

鄔可晶已指出，簡帛論壇「汗天山」曾提出「一豕乃觀（穿）保（堡）以逝」的讀法，理由則是「城堡被圍，故『穿堡』才能得以逃逝」。<sup>56</sup>其後侯乃峰發表時，<sup>57</sup>則僅於寧字後括注「圍」並打問號，故鄔可晶認為侯乃峰的遲疑可能是由於他對「堡」字所指還不夠準確的原故。<sup>58</sup>

「以某」之某可表原因、目的或方法等，此處可理解為方法，即一豕是透過「觀保」的方式「而逝」，句子可還原為「以觀保而逝」，「汗天山」（侯乃峰）的這個解法，合於語言結構，在情節敘述上也可以前後呼應，是很值得考慮的。

在上述的基礎上，鄔可晶進一步說明「保」的意涵以及「邑人皆從，一豕墮申之自行」的解釋，其說云：

李銳認為此句的「保」指「小城」，引《左傳·襄公八年》「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為證。楊坤說：「保者，祿也，周衛也，徑讀為堡者亦通。」「堡」指依附、周衛於城的小城，因其「保」城邑而得名，猶「祿」之於嬰兒，其字本即作「保」。上文言傳說「圍伐」佚仲氏，我推測所謂「圍」並非一般的駐兵圍攻，而是在佚仲氏之邑外加築圍城（可能只是簡單的土城或牆一類東西），企圖把他們困死在邑中。這種「周衛」城邑的外圍之城，其性質與「郊保」之「保」相類，故亦可謂之

<sup>55</sup> 李銳：〈清華簡〈傳說之命〉研究〉，《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206-207；原分別發表於氏著：〈讀清華簡3札記（一）〉、〈讀清華簡3札記（二）〉，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6>，發布日期：2013年1月5日。

<sup>56</sup> 「清華三《說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36&pid=12403>，13樓，發布日期：2013年1月8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57</sup> 侯乃峰：〈讀清華簡（三）〈說命〉脞錄〉，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997.html>，發布日期：2013年1月16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58</sup> 以上，見鄔可晶：〈清華簡〈說命上〉5-7號簡解釋〉，《古文字研究》33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490。

「保（堡）」。如果「一豕」僅僅是從自己的城邑逃出，何須「穿堡」？只有突破傳說軍隊新築小土城的包圍，才有必要這樣做。後文記佚仲氏邑人隨「一豕」逃跑，云：「邑人皆从一豕，地中之自行。」此句斷讀從黃杰、裘錫圭說。「地中之自行」猶言「自地中行」。這當然是神異的傳說，但邑人所以「自地中」而行，似正說明地上已被傳說所築之「保」，邑人不具備「一豕」那樣的「穿保」的能力，無法從地上突圍。<sup>59</sup>

若簡文中的「保」是傳說在佚仲氏之邑外加築的土城或牆，一豕「決保」出逃當然是合理的。但「保」既因周衛本城而得名，稱傳說所築用以進攻的小城稱為「保」，似有名實不符之嫌。

若要維持「保」原本的名義，傳說軍應只有把守城門而未全面築牆將整座佚仲之城包圍起來，而簡文所稱之「保」應附屬於城牆而又不在于城門附近，故一豕選擇「決保」逃離以避人耳目。這就敘事而言既可透過一豕狼狽逃離的形象，形塑傳說軍之強大，也合乎本篇以傳說主角、敘說其功業的主軸。

「地中之自行」能否類比於「自地中行」很令人懷疑。《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呂相絕秦之辭云：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sup>60</sup>

秦康公之母為晉獻公之女，故呂相稱其為「我之自出」，大約是少數可以類比的句子。但「自」表示的仍然是起點，句子若理解為「自地中行」，語意應是邑人從地中開始行而不是在地中行；若要表示在地中行，用「由」表示動作的地點比較合理。並且，若斷讀作「邑人皆从一豕，地中之自行」，既稱「從」，則一豕應該帶領邑人「地中之自行」，不應是一豕自己「決堡」而去，邑人另外「地中之自行」。<sup>61</sup>

<sup>59</sup> 鄔可晶：〈清華簡〈說命上〉5-7號簡解釋〉，頁490-491。

<sup>60</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左傳注疏》，卷27，頁462。

<sup>61</sup> 此外，在這種表示賓語提前的「之」之前，接人稱代詞或指示代詞是常見的用法，但是否有接地點的例子，則尚需調查。參：魏培泉：〈先秦主謂間的助詞「之」的分布與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3分（2000年9月），頁627。

在此還需處理的是「觀」的釋讀問題。侯乃峰讀為「穿」，鄔可晶則認為「決」、「睿」古音同屬月部，且都是中古合口字、主要元音相同，故主張讀為「決」。就聲韻條件而言，「決」確實比「穿」更適合，但在用法上，以文獻所見「決」、「穿」二字的用法，「決」一般用於河流，如：

（子產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sup>62</sup>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舜……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盡心上》<sup>63</sup>

「穿」則常用於人工建物，如：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詩·召南·行露》<sup>64</sup>

君子以脩，跂以穿室。

——《荀子·賦》

簡文「保」若讀為小城之保，則觀即當以讀「穿」為優。此外，就敘事上而言，如果只有一豕自己要出逃的話，則如《左傳》所載燭之武「夜縋而出」<sup>65</sup>才比較簡便，但因為邑人也要隨同一豕逃亡，人數既多，用繩子一一垂降即顯緩不濟急；若直接開啟城門又容易為圍軍所發現，因此採取挖穿城牆的方式「穿保而逝」——亦即一豕在己方城牆上挖洞逃走以帶領邑人逃亡，應該也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sup>6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左傳注疏》，卷40，頁688-689。

<sup>63</sup>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校勘：《孟子注疏》，卷11上，頁192、卷13上，頁232。

<sup>6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注疏》，卷1-4，頁56-57。

<sup>6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左傳注疏》，卷17，頁285。

## 〔六〕廼遷（踐）

簡文廼，整理者云：

廼，讀為「踐」，與「翦」通，義為伐滅。《尚書大傳》釋「踐奄」云：「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但從此處簡文看，並沒有這樣嚴重的意義。（頁124）

簡帛論壇「暮四郎」僅言讀為「散」，<sup>66</sup>王明娟從之，云：

這裡整理者認為若讀為「踐」作「伐滅」意講過於嚴重，與簡文情況不符，遂疑從暮四郎讀為「散」，郭店·老子甲：「其幾（微）也，易後也。」今本「後」作「散」。「後」，從紐元部字，「散」心紐元部字，二字音近可通，文義為傳說來伐，失仲與其邑人皆散滅。<sup>67</sup>

此外，廖名春主張讀為「餞」，指設酒食送行，<sup>68</sup>陳樹、張崇依則均主張讀為「踐」，唯陳樹訓為「占據」、<sup>69</sup>張崇依則訓為「履居」，<sup>70</sup>上揭各家均以「廼遷」的主語為傳說；馮勝君則認為此句主語應是「一豕」，故讀為「遷」，指「一豕從地道中逃脫之後，就遷離了寗地」。<sup>71</sup>

馮勝君支持侯乃峰將簡文觀讀為「穿」時，解云「『二牡豕』中幸存的那一個在郊保的地下挖掘通道，逃脫了傳說的包圍」，<sup>72</sup>也認同一豕其實是在受圍攻時出逃，而出逃、遷徙實有不同。古籍所見，遷或為主動（如《書·盤庚》「盤庚遷于殷」）、或為被動（如〈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sup>73</sup>都不指受攻擊時的「逃亡」，即使周平王之東遷，依《史記·周本紀》所載：

<sup>66</sup> 暮四郎：武漢大學簡帛論壇「初讀清華簡叁筆記（草稿）」，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0&extra=page%3D21>，發布日期：2013年1月5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sup>67</sup> 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頁47。

<sup>68</sup> 廖名春、趙鼎：〈清華簡〈說命上〉考釋〉，頁97-98。

<sup>69</sup> 陳樹：〈清華簡〈說命〉（上）補釋〉，《古籍研究整理研究學刊》2016年第3期，頁38。

<sup>70</sup> 張崇依：〈讀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三則〉，頁12-13。

<sup>71</sup>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頁243-244。

<sup>72</sup>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頁243。

<sup>73</sup>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尚書注疏》，卷9，頁126、卷16，頁238。

西夷犬戎攻幽王……，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維），辟戎寇。<sup>74</sup>

平王也是在犬戎離開後才展開遷徙。本篇作者以傳說為敘寫主角，似不必為一豕將出逃諱稱為遷徙。

「踐（翦）」常使用於表示戰爭的結果，「散」則沒有這種作用，且「散」也只是離散，不一定就是「散滅」，讀「散」仍不如維持整理者讀。陳樹訓「占據」張崇依已指出在先秦文獻中未見用例，而就張崇依所舉「踐」字後接抽象事物的例子，如《禮記·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左傳·僖公十二年》：「往踐乃職」、《孟子·盡心》：「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等，「踐」後都有賓語，簡文若在「遷」下讀斷，即與此不合。

其實，整理者已明言「遷，讀為『踐』，與『翦』通」，應是認為簡文用「遷（踐／翦）」雖為伐滅之意，但沒有《尚書大傳》所說的那樣嚴重，而不是認為簡文所述的情況不宜讀作「踐」。此處稱「踐（翦）」，與下文「其惟說邑」正相呼應，訓為伐滅並無不宜。

在此，還值得一提的，簡文在此處的敘寫方式確實較為特別。「廼踐」處「一豕乃穿保以逝」、「邑人皆從」之間，以一豕為主詞自有其合理性。不過綜觀此段簡文其實說了兩件事，分別是赤俘之戎與傳說之邑園土的來源，若「廼踐」的主詞是一豕，「其惟說邑」就前無所承了，故本文建議重新斷讀如下：

說于園伐佚仲，一豕乃穿保以逝，廼踐——邑人皆從一豕，脫仲之自行，是為赤俘之戎；其惟說邑，在北海之州，是惟園土——說來，自從事于殷，王用命說為公。

「說于園伐佚仲，一豕乃穿保以逝，廼踐」三句完整概述了傳說伐佚仲的經過與結果（因傳說「園伐」故一豕「穿保以逝」、因一豕「穿保以逝」故傳說「乃踐」），破折號內的內容自「邑人皆從一豕」、「其惟說邑」以下再分別以一豕與傳說為中心，說明佚仲之邑因邑人皆從一豕出逃而陷落；傳說因踐佚仲之邑，故得其邑，其共同的主題即說明佚仲之邑在歸屬變化上的過程。此後，再以「說來，自從事于殷，王用命說為公」總承篇首所言之「惟殷王賜說于天，用為佚仲事人」。如此，各句的主詞與事件的搭配當可更為清晰。

<sup>74</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4，頁295-296。

## 〔七〕一豕陞（脫）申（仲）之自行

整理者於釋文作「一豕陞（隨）申（仲）之自行」，注云：「意云失仲逃走而其子隨之。戎，指兵事。」（頁124）學界對此句的釋讀意見雖然也比較紛歧，但對此句後的「赤敦之戎」，看法則較一致。暮四郎首先指出應是戎狄之名<sup>75</sup>，子居申之，謂「傳世文獻中，『某某之戎』的稱謂習見，多是以地名之，因此，『赤敦之戎』當即是赤敦之地的戎人」，<sup>76</sup>其說可從。

「陞」字學者多讀為「地」，如暮四郎疑「邑人皆從一豕地中之自行」讀為一句，又謂「地中之自行」即「自地中行」。<sup>77</sup>對此，前文已提及，「自」標示的是動作的起點，簡文若只敘述邑人和一豕只從「地中」開始走，是無法逃出的，難以成為日後的「赤敦之戎」。武漢網簡帛論壇「苦行僧」雖亦讀「陞」為「地」，但另主張「自」讀為「跡」，將全句讀為「邑人皆從一豕地中之自（跡）行」，串講為「邑人都隨著這隻豬穿堡時在地底下所留的足跡出奔。」<sup>78</sup>但上一節已提出一豕當是「穿保而逝」，即非從「地中」離開；並且，一豕與邑人是在被圍攻時逃離，時間緊迫，邑人當與一豕同時離開，似亦不必待一豕已離開後，再追隨其足跡離開。

陳民鎮以「陞」在楚簡中常讀為「施」，故在簡文中可考慮讀為「弛」，引《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杜《注》：「弛，去離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弛，舍也」等為證，主張「弛」有捨棄的意義，<sup>79</sup>將簡文理解為一豕「拋棄失仲獨自出走」。然以《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所云：

（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

為例，實際上陳敬仲所說的話中「獲宥」對應「免於罪戾」、「寬政」對應「弛

<sup>75</sup> 暮四郎：武漢大學簡帛網「初讀清華簡叁筆記（草稿）」。

<sup>76</sup>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

<sup>77</sup> 暮四郎：武漢大學簡帛網「初讀清華簡叁筆記（草稿）」。

<sup>78</sup> 「清華簡三〈說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網址：<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36&pid=12666>，34樓，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sup>79</sup> 陳民鎮：〈清華簡〈說命上〉的「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論壇區」，網址：<http://www.fdgwz.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8&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4>，發布日期：2013年1月23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於負擔」，「寬」、「弛」意近，「弛」仍是鬆弛之意，也就是減輕負擔，故「弛」在具體語境雖可能有捨棄的語義，但這應是落實在辭例中的理解，其中心義並無捨棄之意。<sup>80</sup>

王寧、侯乃峰都主張「墮」應讀為「脫」，在簡文王寧云：

此字在《說明中》第6簡中用為「地」，此當讀為「脫」；「之」是語詞，相當於「而」，「一豕脫仲之（而）自行」，就是說一豕在逃亡途中離開了他父親失仲，自己走了，他這一支後來變成了「赤敦之戎」。<sup>81</sup>

侯乃峰則根據《清華簡·繫年》從「它」聲的𡗗、𡗘可讀為「奪」，認為「它」聲字在本篇簡文亦可讀為「脫」，對文意的理解串講則為：

傳說受命征伐佚仲，佚仲所生下的沒被殺掉的「一豕」穿透城堡逃逝了。「一豕」既然穿透城堡逃逝，則佚仲及其邑人自然也就隨之而逃逝了。——簡文上文言「天廼命說伐佚仲」，則傳說征伐佚仲，所率領的自然不是假天命而行事的商王朝大軍，天威所至，佚仲及其邑人若不逃走，恐怕免不了被殺戮的命運。——既然守城者都逃走了，傳說的征伐也就不戰而勝，輕而易舉地攻進了城堡，故簡文云「廼踐」。

從城堡中逃脫出來的邑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得以活命，全都依仗「一豕」穿透城堡。也許是感念其恩德，故「邑人皆從一豕」（邑人全部都跟從「一豕」），而「脫仲之自行」（脫離佚仲而去），這些脫離佚仲跟從「一豕」而去的人後來就演化成為「赤孚之戎」。<sup>82</sup>

陳民鎮雖讀「墮」為「弛」，但對簡文的解釋其實與王寧、侯乃峰的理解相近。

上揭諸說，當以讀「脫」之說為可從。「脫」在上古漢語可用於表示脫離某一群體，如：

<sup>80</sup> 除上揭各說，楊蒙生讀為「一豕馳仲之自行」，意即「一豕自行馳奔仲之」，「仲之」為失仲之字，見氏著：〈清華簡〈說命上〉校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42810606656/20130107081942810606656\\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42810606656/20130107081942810606656_.html)，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該連結已失效，轉引自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頁48。廖名春、趙晶讀為「邑人皆從一豕，墮仲之自行」，見氏著：〈清華簡〈說命（上）〉考釋〉，頁98。這是因為他們想配合「赤敦」為「赦俘」而來的想法，說已見上，此不具辨。

<sup>81</sup> 王寧：〈讀清華參《說命》散札〉。引文「說明」當為「說命」之訛。

<sup>82</sup> 魏培泉：〈先秦主謂間的助詞之的分布與演變〉，頁634。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左傳·襄公十八年》<sup>83</sup>

用以表示一豕在「穿保而逝」後脫離佚仲成為一支獨立的團體是很合理的。不過，在此尚可說明的有兩點：

本段簡文的標點，隨學者對前後文理解的不同，也各有差異。若讀「遂」為踐，則至「乃踐」表示傳說已攻克佚仲之國，「乃踐」下標句號較無爭議。但「邑人皆從一豕脫仲之自行」應在何處點斷，王寧、侯乃峰雖然都讀「墮」為「脫」，但也有不同的理解。王寧主張「一豕」屬下，斷為「一豕脫仲之自行」，侯乃峰則屬上，斷讀為「邑人皆從一豕，脫仲之自行」。「從」的典型用法是及物動詞，其後應有所從的對象，故應與其後的「一豕」連讀為「邑人皆從一豕」。

其次，或因「自行」在古籍頗為習見，故學者較少解釋「自行」的意義為何？如下列兩例：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sup>84</sup>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荀子·解蔽》<sup>85</sup>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將其中的「自」標示為「DH」，即「方式副詞」，<sup>86</sup>是「自行」即自己行動。「脫仲之自行」承接前面所說「穿保以逝」、「邑人皆從」二事，描述一豕與從之的邑人在脫離佚仲之後自己行動，最後的「赤狄之戎」即是這個新團體的名稱。

<sup>83</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注疏》，卷33，頁577。

<sup>84</sup>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校勘：《孟子注疏》，卷7上，頁123。

<sup>85</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卷15，頁265。

<sup>86</sup>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網址：<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



## 五 結論

以上，試就《清華參》所收〈傳說之命〉中的第一篇，提出七條補充意見，略述如下：

簡一「甬為佚仲事人」，「甬」可直接讀為「用」，全句表示帝賜傳說予武丁的目的所在；

簡一「王命𠂔（厥）百攻（工）向（像）」，「向」至戰國時代可指圖像，但也可能找人扮演或另製塑像；

簡三至四「尔左執朕袂，尔右稽首」中的左、右可能指「左旋」、「右旋」，是傳說陳述武丁在夢中的動作，以此徵實自己是武丁夢中所見之人；

簡五「說于圍伐佚仲」之「圍」主要有地名與動詞包圍二說，配合後文「一豕乃穿保以逝」，一豕需要「穿保」逃離，包圍應較適合；此句「穿保」之「保」可直接理解為附屬於佚仲之城城牆的小城。

## 參考文獻

### 一 古籍

- 〔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天工書局，1989年。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阮元校勘：《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

## 二 近人論著

子居：〈清華簡〈說命〉上篇解析〉，原刊於孔子2000網站，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7>，發布日期：2013年1月6日，後改至中國先秦史，網址：[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5.html](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5.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網址：<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網址：<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

王明娟：《清華簡〈說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4月。

王寧：〈清華簡《說命》補釋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6631.html>，發布日期：2016年2月19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王寧：〈讀清華參《說命》散札〉，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8](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8)，發布日期：2013年1月8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李銳：《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武漢大學簡帛網「清華三《說命》初讀」，<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6>。<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36&pid=12403>

金鑫：《清華簡〈傳說之命〉考釋及初步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侯乃峰：〈讀清華簡（三）〈說命〉脞錄〉，武漢大學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997.html>，發布日期：2013年1月16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 侯傳峰：《清華簡說命集釋》，濟寧：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6月。
- 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唐 萍、張顯成：〈清華簡〈說命(上)〉「向」字解〉，《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頁91-94。
- 馬 翠：《清華簡〈說命〉集釋》，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 張 卉：〈清華簡〈說命上〉「說于伐失仲」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201>，發布日期：2013年12月28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 張崇依：〈讀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三則〉，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11-15。
- 張富海：〈讀清華簡〈說命〉小識〉，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清華簡三〈說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論壇，網址：<http://m.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36&pid=12666>，34樓，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 陳民鎮：〈清華簡〈說命上〉的「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論壇區」，網址：<http://www.fdgwz.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8&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4>，發布日期：2013年1月23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30日。
- 陳民鎮：〈清華簡《說命上》首句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003>，發布日期：2013年1月21日，檢索日期：2022年7月30日。
- 陳 樹：〈清華簡〈說命〉(上)補釋〉，《古籍研究整理研究學刊》2016年第3期，頁38。
- 程 薇：〈清華簡〈說命上〉札記(二則)〉，《出土文獻》第4輯(2013年)，頁62-64。
-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 楊蒙生：〈清華簡〈說命上〉校補〉，《清華簡研究》第4輯(2021年12月)，頁14-20；原發表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址：<http://www.>

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7081942810606656/20130107081942810606656\_.html，發布日期：2013年1月7日。

葉國良：〈《儀禮》周旋禮容探微〉，《臺大中文學報》第43期（2013年6月），頁1-20。

鄔可晶：〈清華簡〈說命上〉5-7號簡解釋〉，《古文字研究》33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490-494。

廖名春、趙品：〈清華簡〈說命（上）〉考釋〉，《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91-99。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20。

暮四郎：武漢大學簡帛論壇「初讀清華簡叁筆記（草稿）」，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0&extra=page%3D21>，發布日期：2013年1月5日，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魏培泉：〈先秦主調間的助詞「之」的分布與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3分（2000年9月），頁619-679。